十五年秋七月陽和雨雹

大者如杵

十六年春大饑

今上皇帝嘉靖元年復歲租

詔正軍功

見宣紀

三年夏五月城紅寺五堡

初大同北無亭障又長城歲久浸壞虜入即至城下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曰虜入即至城下烽堠失也失烽堠以鮮屯戍墩卒懼攻圍匿警也夫鎮城下即戰場何以示武虜倏忽往來何以耕牧且宣大咸鎮也虜犯宣不數日不屢戰不能至城下以萬峪白陽

諸堡爲之外蔽也大同何以獨否于是城紅寺驢圈窯山墩水盡頭沙河堡議設屯守

何以犯謹要害也不嫌于與受降靜樂同乎曰何嫌同也受降以利朔方五堡以利大同其爲要害一也

文錦不僨事乎曰僨事僨事奚同也曰文錦僨事矣而其策可用也夫受降以利朔方五堡以利大同人人知也然則奚僨事也曰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文錦者共得地利而失人和者乎

秋七月鎮兵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以叛

文錦之治大同也憤正德末戒令弛慶用法深嚴及城五堡將就遂議屯戍事曰發軍須二千餘即于鎮兵內摘撥或勸文錦招募不聽指揮賈鑑者故西路叅將以言事得幸文錦立贊之會總兵官鎮守太監咸以爲言文錦快曰是令不行也夫令行自近始三標下者非鎮撫親兵部曲乎先以是往軍中服矣三標下皆素游惰有良室家宅業者聞當發大恐于是伍豪郭鑑柳忠陳浩胡雄郭疤子等百餘輩聚謀曰五堡虜穴也非人所居我輩寧死不往特文錦薦賈鑑爲叅將督工而即以當發者兵護役鑑爲人多慾行視美好水澤土田可禾稻碓磑者私之役護役軍

墾田穿磑渠且督工急郭鑑等號于軍曰都府城成
即置我輩于死地首畫是策者賈鑑也而又妙自私
重役困我即殺之役可已因大呼曰同譟譟而面不
擁聲不疾者殺之夜二鼓擁至帳殺賈鑑遂叛出塞
營于焦山使人請曰必宥擅殺之罪不然即北走胡
文錦聞變不知所措令都指揮徐輔大同縣知縣王
文昌出塞撫之兩往諸叛乃還爲約曰不可解散聞
砲聲則聚而堅壁由是率數十百人黨行衢市中時
横刼不可制既而文錦下令跡首謀殺賈鑑者郭鑑
等即夜舉砲聚衆攻都院火其門殺文錦刼府獄兵
伏庫出罪人奪諸城門自守之且間使走胡求附
於戲此大同初變也蓋嘗論之文錦之于是役有三
失焉蔑戍之失宜也督任之失人也招撫之失機也
夫古人之于遣戍也示之以不可已之情戒之以不
卒戍之罰憫之以遣室家之懟寬之以相易代之期
諄諄撫之以宣其鬱而道其情故其人跋涉困苦雖
勞不怨矣文錦驅數千膏粱之士置之于沙漠無人
跡之墟而復將領無同心中官有後語喜亂者以飛
言惑聽伺變者以逆跡與左夫游惰隱射于三標下
者大同之積也素不能歸之尺伍以均勞逸而令能

驅之絶地以得其死力邪故曰發戍之失宜也古人之于用衆也義以止其奸禮以節其慾信以厚其心廉以平其怨事事豫之以崇其防而謹其漸故其人子来趍事不日成之矣文錦以全鎮經營之畫付之于狹隘夕慾之賈鑑視諛佞爲良謀倚嚴酷爲善辦版築未終其所事經營已遍于私門夫貪不可撫衆狹不可主兵前代之戒也素不可用之守成以播惡而今可任之更作以賈禍邪故曰督任之失人也至若事變之臨倉卒之際古人則有堅卧不起以安軍中之心口稱聖號以誚狂悖之謀者矣方逆軍之出塞也負方命之罪戍將之惡此猛虎决蟠壯士解腕之時也殺叅將矣勢無不聞于四方以衆叛矣法難倖免于斧鉞而欲甘言以誘其歸善撫以泯其跡始許之無問旣戮之有形今日索首惡明日窺事由則彼恟恟者何俟而不發哉夫虎豹失山犬兔爲押狐鼠在社水火遠之何者所據有得失也彼以孤軍背叛屯駐焦山糧食無所于通原野無所于掠此其失據時也而乃延之堂室自徹藩籬禍發無重門之限攻討有玉石之虞獨貽大禍耿耿至今故曰招撫之失機也然則爲文錦宜如何曰五堡要地也不可以

不城有城以障塞也不可以不戍置戍以備虜也不可以不養資養以充伍也不可以不屯田城五堡以爲居懇其田以爲養塞下勿勇敢之士而苦于無食一呼招之不日而集矣不聽招募而摘撥膏粱此文錦所以失之于初也武吏職禦侮文吏職撫字禦侮者宜以兵屯撫字者宜以夫役塞下有文吏不使之董役而專任賈鑑此文錦所以失之于中也殆夫軍中變作賈鑑殞身斯時也戎好在手決機成敗定于審勢令于軍曰殺賈鑑者某某也不可以不誅餘皆脅從也不可以不宥發三[illegible]傳也招募已有定畫北走胡之說死謀也宗族豈其獲免能斬某某首者官能以身自歸者免某某以身自歸免宗族所索不過十餘人邀之以必誅所期不越一二日責之以必盡首謀既誅恩信大布法不行則不可使之入城既入城則不可念其舊惡斯亦應變之一策乎倉卒招保旋誅旋議反側日生肘腋受禍此文錦所以失之于終也

八月叛兵推朱振主軍事

朱振者山陰指揮也舊任宣府大同總兵官素機詐敢大言失職怛然望時以贖罪繫府獄諸叛既殺文

錦刼獄出之推以爲主振因上言不得已爲衆所迫乃以三事約束諸叛令不得犯　親王宗室損倉庫軍資及刼掠閭里且爲諸叛乞貸死自後紛梗多其畫云

或問朱振爲叛兵所迫然乎曰非然也振自失職以来心懷悒怏貌著倔彊羈棲鎮城起釁樂禍因變自利其宿心也嗟夫牙校擁克用而段文楚之死無所逃刑涇原推朱泚而段秀實之擊名其爲賊彼雖籍口擁迫其孰貸之然嘗謂籍茅求安飼虎遺患故凡罷將之貪縱奸黠剛而犯上者不可使居鎮城以邇戎器一則代者難于更革有掣肘之虞一則行伍籍其威聲爲倚車之勢近来郤永居宣熊頗類此附耳反唇識者寒心於戲此督府所以有聽勘京師之議也

附總督翁萬達劾郤永疏

臣聞將不久任即有干將之才不能軍也任不擇人即有貔貅之旅不能振也郤永有不仁之性而絕無纖芥在公之心起廢以来所務惟口馬財利威臨所部計獵其貲剥削多端擢髮安数萬軍茹苦怨不敢言而永之誅求日未已也即其谿壑之慾沙礫難塡況在朞年何所顧籍據徼

行險蓄詐衰邪盖邊將之極奸天下之巨惡也此其人能復任軍國重務哉又未居宣府有年矣豪宗惡少盤結城中而未又鉗忌狠毒設若代者不與比周彼將陰嗾宵人撓法爲崇譸張旁午中以危機甚至人所不恐爲不敢爲之事未亦不憚爲之盖其性然也代者雖賢安能自立是不可不預爲之所也未有別宅在于京師徙此而居庶無後慮宜令聽勘京師以戒不虞

九月桂勇爲總兵官蔡天祐爲巡撫都御史

鎮兵變聞

詔遣重臣諭撫之諸叛也結不解人情益恟懼乃命勇天祐爲撫鎮天祐聞命就道或沮之曰城中不可測也天祐曰蔡人尚吾人況雲中乎疾馳至鎮勇亦入城與天祐共議撫處事

冬十二月叛兵伏誅

天祐勇既任事密捕首惡二十餘人誅之既而叅將李賢兵征回夷過鎮止宿郊外諸叛復譟曰屠城兵至矣聚衆殺知縣王文昌于是天祐密疏曰事已至此法不可不討威不可不行幸 親藩業已出城無以臣爲慮也勇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吾輩已任事

而坐視賊子戕命吏乎乃偽召郭鑑等與計事賜之食令家丁桂全勝等即食所斬之又僞爲有所遺失遣執旗官索于民舍各即其家圖之凡斬三十餘人函首以

獻其餘黨喧曰鎮府賣我也始言見原而今盡殺之邪譟而攻勇勇登門拒之從旦至暮矢盡被執時尺祐在病聞變輿至斥諸餘黨曰爾輩戕都堂寧有不討之理得首惡以

獻則餘者免矣桂實活汝汝讐之邪乃譟而解勇因留宿故總兵葉氏宅諸餘黨數窺門且曰葉氏爲我拘桂公不可使脫去也會有

詔召勇還勇間行赴京師

于是乎執勇矣何以不書曰與勇也者曰非叛兵所天得執者也於戲討逆以謀禦侮以勇難不失辭危不喪節者勇者父老至今稱之

戶部侍郎胡瓚都督魯綱未討叛兵

初天祐請兵

詔瓚綱督遼薊京營兵進討至是諸叛復執勇瓚綱以兵進駐陽和

朱振爲總兵官

諸餘黨仍推振爲主瓚綱自軍中上書爲之言
詔以振爲總兵官舊犯一無所問
於戲節度使由軍容廢立此唐之所以衰也朱振包
藏禍心窺伺旌節叛卒業共推之矣首惡之禽斬若
罔聞知桂勇之攻圍無能爲捄則振之情見矣瓚綱
懇請立之比
天朝于晚唐尋逆跡于河朔其罪可勝言哉然大同之
變卒以抵定而振之失節終于伏誅固
上天篤眷
隆祚默以相之而
聖天子旋悞瓚綱所言之失易絃改張之功不可誣也
是故書諸叛于天祜勇任事之下而繫振建節于瓚
綱出師之餘則諸臣之功罪不言可知矣

附給事中鄭鵬劾瓚綱疏

臣聞大君御天下之柄莫
重于紀綱紀綱立則法令行法令行則體統正而朝
廷尊大同叛卒戕殺主將剖割撫臣逼挾　親藩扢
拒
朝命
陛下不忍加誅開其自新之路而乃不思悔悞彌造兇
殘

赫然徂征瓚綱事闇輕懆寡謀剛愎自用重勞大衆未弘

廟謨隱匿賊情輙擬奏凱

勑旨有曰禽斬首惡及眞正下手之人早正天誅解散餘黨則殺叅將賈鑑都御史張文錦及執總兵官桂勇之首惡耿惡是在必誅者也今郭鑑等之誅出于桂勇在瓚綱未至之先徐氈等之黨率皆逃匿實係未獲之數而瓚綱輙爾班師且爲朱振請命夫以桂勇謀畧不能盡斬首惡以速報復之禍朱振受叛卒擁立之恩而能制其死命邪

陛下以討賊付瓚綱而瓚綱乃欲付之朱振蓋自料其力不能辦無以解脫援立朱振則振必爲叛卒掩覆彌縫而已因之以粗了前事其爲不忠甚矣

四年春二月叛兵伏誅

初桂勇誅諸叛未竟瓚綱即班師故餘惡及執勇者皆漏不誅都御史天祐乃付耳目于誠朴者間以他事甃之至是逋逃郭雄輩見事寧稍稍來歸天祐知之督親信捕斬得四十餘人隨下令曰殺巡撫之首惡未盡執總兵之再犯未寃雖爾輩可遂以爲安乎今茲盡矣寃矣其安生理此後以變中事來告言者

罪于是大定

於戲變之定也則惟天祜之功盖其鎮静舒徐委曲詳慎者至矣而或者每每窕之以爲釀禍於戲桂勇奮謀而被執瓚綱未捷而班師

廟謨重難于用兵反側日有所騰吠斯何時也而可易談之邪書曰叛兵伏誅美天祜也或曰是舉也朱振不有力乎曰振曲庇餘黨危言時發微天祜爲所搖矣然予又聞之智者云事漸寧諸惡以次誅振時出危語憾天祜天祜不爲動振益不自安及大誅餘黨乃令人火其門曰餘黨憾予如桂勇也噫斯其得振之心乎然知之者鮮矣

五年秋八月北虜寇井坪中路叅將李瑾擊破之

虜寇井坪爲西路地瑾曰是可視爲兩家事邪馳兵赴之時西路叅將劉鎧遊擊李鑑兵先至惶懼不知所出瑾爲申令戒衆合兵置陣先據荷葉山虜數衝突不爲動最後以大砲擊其中堅而自督勁騎馳下擊之虜披靡引去

曰中路與瑾也勇奮于決機而不以人已介有古名將風矣

置威遠平虜衛儒學

頒敬一箴于儒學

見宣紀

七年夏六月北虜寇朔州

由火石梁入

秋七月陽和大水

八年冬十一月北虜入寇

虜酋小王子糾套虜七萬餘騎由井坪入遂掠朔州至偏頭關乃退○套虜北虜居河套者

罷監鎗分守宦官

見宣紀

九年秋七月北虜寇威遠

由黃榆山入守備賈英出陣頗爲時稱

十年冬十月北虜入寇

夾鎮城西下總兵官彭楧堅壁南山不敢戰虜遂入懷仁山陰至廣武大掠而退

十一年秋七月北虜寇威遠

由臘鷄屯入

罷鎮守宦官

初議罷諸宦官獨畱鎮守至是虜深入總兵官彭楧獲罪言官因併論之遂罷

九月李瑾爲總兵官

十二年春二月北虜寇右衛

由雙城入

夏四月都御史劉源清來督軍務

見宣紀

秋八月復歲租

冬十月鎮兵殺總兵官李瑾以叛

大同近胡寇時至舊將令寬慢諸軍追虜有不至者失期者咸置不問墩卒懼虜攻圍或歇役烽燧屢失甚有受虜遺爲緩其烽者比兵出則無及矣又朱振之罷也寓鎮城代將有大區畫必與之謀振以示惠于諸軍結其雄長伍中諸有心計及異能若織組技藝者班下恒役于其家時時卷議新政瑾至軍申令戒嚴有警鼓于軍曰期某刻至某鼓竟徑以親近往虜退索諸失期後至者刑之塞下乃歸烽燧失傳雖微必治置革鞭鞭之曰異于挺傷骨也又不咨詢朱振于是伍中及墩卒時出怨言振因以微言動之諸來役者泣訴法太嚴則曰李瑾生長右衛小城無長人度彼信知伊小城中軍伍易制也豈知鎮城夕傑者邪又曰往年張文錦之變軍人豈獨于總兵官不

敢發邪于是舊殺文錦脫漏未誅如王福勝輩咸憤曰必殺之及是有二邊之役諸軍以給犒暫還既給犒瑾令曰來日黎明至工所其夜有大星隕西北方衆星隨之如雨瑾自見之嗟嘆就寢夜二鼓王福勝等喊譟集衆得三四十人共圍燒瑾廨門始瑾與諸將吏約有急舉砲則各以兵至聞變舉砲凡三舉將吏不至而諸兇悉集矣瑾知事急率弟玥執弓矢登門拒戰比明盡矢數房所殲十餘人傷者數十人至辰力疲叛者一人從傍刺其弟墜諸兇殺之瑾知不免免冑擲地曰惡狗吾爲大將豈死汝手邪遂自刎

因墜門下諸兇共斃之遂共刼庫出仗執都御史潘倣諸爲桂勇蔡天祐所用禽捕首惡者悉殺之奪門鑰陳火器嬰城以叛遣人以金幣女伎遺北虜乞援曰中土富樂可來自帝勝沙漠也遠近大震

於戲此大同再變也盖嘗論之其所以致此者有三而李瑾不與焉瑾真可哀也已夫世之論瑾者曰賦性嚴刻刑罰過施奸衆之怒以戕其身噫此未考其素者也嘗聞瑾之爲將矣勞不偏安貧不殖貨其至大同也與士卒共甘辛斬敵首者親爲露布其門死戰者設壇祭傷者爲傳藥勤懇撫之未嘗或懈獨于

追冦失期烽堠失警者不少貸革鞭慮傷生匪以爲
雪也夫衛青爲將稱仁慈不擅誅于外而李廣之後
期至于自刎不敢對簿廣爲將極簡便士以此樂從
而亦嚴斥堠遠要害失期之無罰烽燧之不慎無所
事將矣瑾嚴于失期烽燧者非以雪于軍也昔宋大
祖斬此例登問者四十餘人昔人稱其善振五代之
頹而顧以此責瑾乎故曰未考其素者也又曰法行
有漸驟施則駭瑾不審夙昔一旦以嚴加之所以致
敗噫此未致其詳者也嘗稽瑾之爲將矣自壬辰建
節至是已踰一年追奔屢出苦于卒伍之不肅清野

數令失於傳報之不審每每撫髀嘆曰兵將尚不相
識邪我思用右衛人申鍾既至鞭朴繼施夫子產惠
人以爲爲政莫如猛子儀長者以爲私不可受舍法
而受私無所事將矣瑾用法于一年之後亦可謂有
漸也昔孔明以嚴治蜀先正以爲善救劉璋之弊而
顧以此責瑾乎故曰不致其詳者也然則瑾奚以死
曰有三贊綱處置之失宜朱振慫慂之不已巡撫倣
與諸將吏環視而莫救也何者禮以嚴君子刑以懲
小人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夫巡撫者藩鎮之司命上
古之所謂大監得與天子立殿陛相可否者也一旦

執殺之此其人自分有獲生理邪桂勇甫誅而未竟
朱振繼事以彌縫刑典不明兵乘亟反抗章
朝堂謂爲已定而復爲朱振請節鉞使奸雄俾倪旁視
者飽其欲而誰何彼塞方强悍之資素無知方禮義
之教觀此操縱孰不荷戈效尤也乎故曰瓚綱處置
之失宜也龍蛇見血本性自張朱振罷柄以来觖望
殊甚前以亂軍擁已執桂勇以堅其授焚廨門以文
其奸此其人更復爲盛德事邪事寧更置不謹絛籠
夜議曉誹反覆交亂遂使諸悍結怨公庭懷恩私室
彼久逸凌節之兇而皷之以興戎起釁之口值是夕

事有不奮然思逞者乎故曰朱振慫慂之不已也又
瑾之約曰有急舉砲咸以兵赴豈不以處荊棘之叢
馭反側之衆緩急人之所時有即有不諱則五步之
內不得施其衆乎夫總兵可以援巡撫則巡撫可以
濟總兵矣而況鎮城之中有協守有兩遊擊有都指
揮僚屬比諸爲長者固數十百人也舉砲登門間關
射拒意以爲必有援之者矣而自夜及辰爲時久矣
矢盡數房爲力疲矣巡撫潛避僚佐不前擲胄自殘
此其心能無憾于群公邪夫江桓不至撫臺而文錦
死天祜肩輿戈甲中而桂勇生顧不有明証乎又往

時父老謂予曰諸逆攻圍瑾久不能勝天漸曉可辨人稍稍引去獨始倡者二十餘人念姓名已爲人知攻不置於戲此時而有人乎其側急之可以禽誅緩之可使離散矣故曰巡撫倣與諸將吏環顧而不抹也於戲是三者有一焉足以死瑾矣而況其夥邪若瑾者死可矣獨惜夫論者不致其討于諸人而顧喋喋于瑾也吁瑾真可哀也已

總督侍郎源清都督郤永來討叛兵叛兵復推朱振主軍事

初變

聞廷議以大同再變士卒驕肆不有大懲終鮮戒心

詔源清進兵且

命永爲提督源清乃檄問變故兵駐聚落堡永師趣鎮城南宣聲誅殺總兵者諸叛復擁振爲主出庫伏火器列置陴隉嬰城拒命日刼掠諸富家搜殺諸定變有功者一言不相入及素睚眦者咸滅族矣後永攻南關破之殺戮亦衆然皆愚痴守里閈不去者永乃爲長圍守之天既寒凍官兵鞍疲賊乘間出突戰數不利初官軍始至也遼東兵乘勝入其南城門以永未至令未下馳而出至是咸惜之

十一月朱振伏誅

振既主軍事上言乞赦叛者請斬首惡以獻縛乞丐者十餘人以至源清乃檄召振計事先是諸叛遣人賫金帛使北虜邏徼獲其二人源清簿訊之具得振受諸叛擁立及爲規畫城守柜

命使爲已請節鉞諸奸謀振不知也及至源清詰之不服出邏獲者証之振震懼是夜飲藥死

十三年春正月叛兵以北虜入寇

初變諸叛即使人以金幣啖北虜有邢通事者素盜馬徼外頗知虜駐牧所率數人往虜初疑之既而知戕總兵事實虜酋吉囊吉台吉青台吉等以五萬騎至宣軍堅壁不敢戰而餉道斷絕源清兵駐聚落堡與虜角不利未屯城南不能相援也中外大震諸叛以虜使卜數人入城指　代王宮示之曰此與汝主子居虜使咬指稱死叩頭去諸叛歆盡納虜入城城中人不聽乃止已而虜自解去或曰有陝西遊擊朱者潛出塞襲其輜重虜聞之乃退

於戲事變至此岌岌乎殆矣悍卒嬰城強虜壓境內馬切衝突之虞外馬迫較軼之患運道既阻三日絕

糧使非天心助順

宗社眷安幾何不至于大僨也然嘗論十三年之役有三失焉主兵不睦幾斷不早進攻太逼也夫二鄉相惡楚師以敗將相交懽漢祚斯安源清號稱忠正而遇事頗踈卻末則陰險貪婪之資而濟之以彌縫鑽刺之奸者也二人共事同執兵權則舉動何能無掣肘臂指何能悉如意乎且未曾建節上谷矣源清兩疏論罷之則相爲猜嫌也深矣夫以陰險貪婪之人而重之以夙昔猜嫌之深此其人能如李臨淮范文正忻然相得戮力平賊也邪是故羽檄甫馳于諸道而科索已聞于四境校佐未謁其牙纛而贄貨已滿其私囊殆夫進兵無謀遼陽盡銳而無繼馭軍失律南關縱戮以邀功則源清已不能制末而付之浩漢矣古曰將帥不睦其兵可禽此之謂也裴度平蔡惟斷乃成亞夫制楚從天而下方大同之初變也建議盈庭莫如適主然究其指歸不過二端曰撫曰勦而已乃若撫矣而首惡之誅必嚴勦矣而脅從之罪宜宥則適中之說也夫蔡天祐者世所謂應變之才大同人深信而誠服之者也使決于撫矣則天祐可用也匹馬叩關無不解甲首惡可以漸禽餘黨可使解

散盖不特免朱振之紛擾縛乞丐以希恩亦且無聚落之倉皇挾腥膻以危衆也又大同一城生齒甚庶爨薪食米仰給他方神器火藥發自內帑居常推挽輸之轍結轂擊尚且不支而絕源俟涸斷哺待饑彼烏能與我持久邪況初變之時人心搖扼事勢未一首惡未敢訟言以主謀脅從未至一心以効力盖聞十日之外且猶未斷行旅　親藩宗室相繼遜奔諸司吏長往返省視使決于勦矣則間可用也或募人入城以燒其倉廩或購中伺便以焚其戎器克日齊發百炬並爇比其戒嚴及燼迹矣而衆論紛糾以莫定主者觀望以徘徊則雖源清輩亦莫有一定之而況其他乎古曰需爲事賊此之謂也又用兵之道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戰勝于戰先謀于事始夫大同爲西北之極徼自韓信陳豨倚外援以中陵盧綰盧芳視窮荒爲逋藪不待今日始知之也彼變一聞則我備宜預連精騎于塞下而重募邏徼之人申守備于三關而大嚴出入之禁夫大同之邊有限通虜之使微行付心督于忠誠重恩賞于捕獲彼豈能飛越邪外備既嚴內間用命徐以偏師壁其四面去城二三十里不必造郊連營十四五也不必合網巡哨

則騎兵遞相往来設伏則步卒互爲耳目夫錫臘溝之炭不入則爨釜不鳴諸城堡之米不繼則枵腹莫賑軍器火藥焚于內樓櫓陴隉毀于外然後縣格軍門射書城上束手者皆爲良民斬級者必書上績嚴首惡則詢訪必實謹根蔓則緝捕必盡名姓有定稽形貌有定識逮夫兇惡盡誅然後

恩宥大布諸軍解嚴以旋鎮撫臣建節而入城除彼苛煩與之更始已前之事置不復言斯或撫勦之中庸

恩威之極致也而乃議未成謀備未周險倉卒配發輕用大衆五六萬騎頭之堅城欲戰不能欲攻不克夫

未有陷堅之議也而雲梯衝車羅列于陣前未有悉屠之說也而嬰孩白首橫戮于南郭堅脅從之心實狂悖之口卒之虜騎再南人情恟懼舉天下精兵幾盡殲于一旦所失豈細故邪古曰急而走險將失厥鹿此之謂也

附岳倫請早定大計疏

大同軍士往年嘗殺都御史張文錦繼又執總兵官桂勇矣今此舉則三變也其進兵征討必矣臣獨慮撫巡鄉宦在利害中爲生死所迫鮮不爲彼陳乞而在廷之臣主利害者計難易較錢谷者計勞費保全　宗室者計俱焚有一于此

皆足誤事萬一復蹈往年故轍殺無干乞丐以緩
王師將諸邊效尤綱紀大壞矣所願鋭意進兵務在必
勦夫處利害之內者其謀論不足采除蛟龍之害者
其網罟不足惜制堅城之敵者其攻取不可急今時
當隆寒官兵不必頓之城下只于聚落堡懐仁縣諸
處環而攻之使錫臘溝之炭一月不入四方之米二
月不至可以坐待其斃或宥或誅威福之病在我矣
昔澶淵之盟寇準謂以戴盟則盟在我而可堅以求
盟則盟在彼而易叛今切不可使
朝廷之赦在彼也又曰大同一隅九邊觀望今日以諸
邊計大同爲力易他日以天下計諸邊則爲力難是
今日之討大同所以爲諸邊地也今日之舉當以理
勢論不當以難易論當爲異日計不當爲目前計又
曰近見邸報以魯綱鎮守大同督其赴任使綱一入
大同便爲彼所牽制不若別給符印令駐陽和使得
便宜調遣則各城之兵有所仰望繫屬不敢携貳觀
望仍別置管糧郎中一人共駐陽和以供軍餉以明
示置大同城于度外則進退伸縮在我矣

叛兵伏誅

初戶部郎中詹榮以理儲至鎮有父喪值變作不克去

榮素允于出納且爲諸軍計供餉誠懇故不爲所怨
至是聞官軍戰數不利諸叛復購虜將至乃止哭離
苦奮然曰
君親僻急予何敢自附于執禮矧父喪母氏俱在此乎
遂潛使鎮撫王寧者詣軍前呈儲牒寧至既呈牒督
府三麾之跽不去督府悟屏人與語寧悉陳榮意且
曰榮言不敢愛死以忘
君父今兵屯已久外寇且復來
主上寬仁德音屢布罪止渠魁而爲兇惡所遏城中人
弗聞也即聞弗信也得片札爲徵約內應圖之不數
日可辦夫渠魁不數十人而城中生齒且數萬軍門
忍盡殘之乎督府曰善給印札臨行戒寧曰爲我謝
詹君忠孝臣子事也勉爲之寧還榮乃以札示遊擊
戴廉特諸叛推指揮楊麟馬昇主軍事廉曰馬昇亦
治世能臣也必得與謀榮曰然遂召昇告之昇曰公
生死骨肉我也不敢避榮復欲有所計議軍前使昇
揚言曰自兵斷炭路城中凍甚詹中郎有信義盍浼
之一出乞軍門諸叛不疑也榮至軍計事畢出遇兵
部主事楚書于途手榮曰大事可就願與君共之于
是榮復與書定謀且曰城中不知

德音吾謀紇公以

天使賚

詔入一省慰之則事濟矣書曰諾榮入城紿曰炭路許

通然聞有

天使賚赦至闔城或可生也乃復密與昇及素忠憤者

二十餘人共盟于廨昇泣曰有如圖事不諧而死其

以百口累公榮許之昇乃復揚言

天使至衆迎書入宣慰畢書出是夜昇與同盟者分禽

諸首惡二十餘人斬之函首軍前次日大軍退舍諸

脅從登城望見之懼且喜呼曰是真活我也榮令開

諸城門去備具迎巡撫都御史樊繼祖以入遂定

聞之父老曰官軍頓城下戰不利督府令爲地道垂

成爲賊所覺後引水灌城城土堅不隳也而傳言虜

復至人情恟懼更五日不下有他虞矣於戲有他虞

則

國勢危虞再至則鎮人左衽矣若詹公者功真再造也

哉

附尹畊九宮私記十二年畊爲藁城令藁有張尚書

子麟者家居一日鄉人至報大同之變畊走謁張因

言下城策張曰此事只要

朝廷主張定果欲大懲之乘其未備募人入城縱火爲善又曰聞大同如渾河水去城近可灌也後聞用兵時穴地道決水注之城不隳畊因思宋史有太祖灌太原契丹使臣譏其不知俟涸之語疑之庚子畊改官歸父老謂畊曰兵已退數日水涸城乃隳于是知古今事勢不遠而人之知識才力有逮不逮也乙亥畊過東平謁故總督劉公源清語及灌城俟涸事劉曰彼時實思不至此

夏四月禮部侍郎黃綰來賑

時大變甫定城中饑餓　代王以爲言

詔綰撫視賑濟于是諸被殺者家稍稍來告言綰與撫鎮官復密謀禽斬王福勝等二十餘人

冬十月北虜入寇

由芍藥坡入

十五年秋七月蝗

自境外至群飛蔽天邊土舊無蝗見者大駭

八月北虜入寇

由紅寺口入遂掠渾源靈丘殺虜甚衆

紅寺口則文錦置堡地也故曰文錦得地利

九月北虜入寇

由陽和尾窪水峪鐵裹門口入

戶部侍郎周叙来督軍務

冬十月梁震爲總兵官

震陝西人素著戰功善用人家丁輩樂爲效死尤長于出塞擣營時大同乘兩變之後悍卒縱肆主將每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則反唇瞪目或爲飛章訛語相搖撼震素知其態

命下率所親家丁三百輩馳至申嚴約束禁治私聚一軍大驚其家丁輩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箴主將者恃其衆耳兒郎輩在此無不一當百五步之內恐爾不得用其衆鎮兵皆咋其舌

或言家丁之弊始于震夫震之家丁有家丁之利者也今之家丁利去而害存者也夫震西產也其家丁亦西產也結髮從震戰頤指色授無不如震意者今將臣建節始募家丁市井狡僞呶呼四集甚至籍軍中之銳號爲家丁損伍額以張惡黨增游惰而恣暴橫若震者羞之矣

十六年春二月總兵官震出塞擊北虜敗之

戰于玉林川廢宣寧縣斬首百四十餘級

三月總兵官震出塞擊北虜敗之

戰于紅崖兒斬首百八十餘級

此梁震出塞之師也論者往往誚其起釁嗟夫律有起釁之旨謂承平之日虜人牧獵各事其生而我邊將輕舉撲殺之耳若夫邇來邊塵日警瘡痍日甚駐帳塞邊皆伺便輙軼者也小懲則大戒近勞則遠逸不可執一論也抑又有之夫同之地何地也震之時何時也悍卒以我不能得其力矣而我能用之于反側之餘北虜以我疲于十三年之後矣而我能勝之于沙磧之外皷忠憤之氣以折驕悖之萌示有餘之形以爲不足之助若震者功何如也

十六年夏六月北虜寇平虜

秋七月蝗

十七年春二月北虜入寇

由安子山入

秋九月北虜入寇

先是虜由陽和犯塞總兵官震及副總兵戴廉遊擊王陞督兵赴之既而虜由野狐嶺直犯鎮城巡撫都御史史道率都指揮徐珏等以步卒陳于城東東塘坡虜遂南掠至懷仁乃退是役也虜先以偏師誘我兵東出而以大衆向鎮城過城下呼曰爾來太師何

在蓋覘知震東矣時騎兵盡出止存老弱微道出陳
幾致不測然虜所殘破亦不勝計
梁震擅時名而不能識虛實之勢東塘雖結陣而不
能遏驅掠之鋒聲東舉西兇志必懲虜何人斯而能
有成筭也雖然誘兵東致以震在也能爲有無亦庶
幾焉何近時之將愈趨愈下邪

冬十二月復歲租

十八年春二月兵部尚書毛伯温來督軍務

見宣紀

三月兵部尚書翟鑾來行障塞

見宣紀

夏五月城弘賜五堡置分守北路叅將

張文錦之遇害也水口諸堡悉廢是後虜寇無歲不
警警無不至鎮城下者時論惜之尚書毛伯温旣總
軍務行邊至鎮城北望大漠嘆曰
國初置鎮于此以北無山險獨當虜衝也是故可以藩
蔽鴈門紫荊矣然鎮北屬堡不立斥堠鮮施則何以
遏驅追奔相掎角邪乃上疏力言之且曰時不可苟
失言不可人廢文錦昔畫不爲不偉但其作事不識
通變重拂人心耳後來主者遂以爲諱今臣修復之

地置不必仍舊但求要害土田不必起科但令開墾戍卒不必摘發但取樂從及條上諸設官添倉事宜

詔下巡撫于是巡撫道奮然曰吾事也與總兵官震同出塞規視之以鎮胡地險移置稍西名鎮邊堡水頭地僻移置稍東名鎮川堡沙河地沮洳移置河南名鎮河堡紅寺仍舊改名弘賜又于弘賜西置鎮虜堡號曰北路置分守叅將駐弘賜堡諸堡各置守備募人墾田爲軍三日而伍實三月而工就朞年而田盡墾

於戲此之謂經畧也方當版築之時且猶多日迄于工就乃始帖然夫仁愿三城文正環慶古人以爲美談胡今時舉事之難也然嘗論五堡之事代斲傷手文錦之謂矣而因噎廢飡則繼事諸君有焉夫桀紂以女色亡天下而湯武不屏內御勢不可也自甲午之變繼事諸君言及五堡搖手閉目深惡痛絕甚至曰此爲復修文錦之舊也何以安反側夫文錦以五堡召禍將遂廢五堡然則文錦以巡撫敗遂將廢巡撫乎且亦幸爲五堡也如以敵愾則將廢敵愾以軍令則將廢軍令乎今之敝政拂民之性以奸衆怒若文錦者不爲無也咸不之恤而獨于五堡之築深惡

痛絶焉斯爲不善學文錦者矣自安反側之言一出于是文錦之戒治惡少爲多事而攘奪不禁矣文錦之豫備軍儲爲徒費而倉庫空虛矣李瑾之懲究墩軍爲過刻而烽堠廢弛矣景銓輩之禽斬首惡爲召禍而悖逆恣肆矣甚至如朱振之慫慂可以邀祿位也則黃堂楊麟輩遞爲謀主矣邢通事之通虜可以撼中國也則衛奉輩甘心繼往矣郭鑑王福勝輩之一呼集事也則尚欽劉喜輩寅夜倡亂矣楊名白奴兒輩之摽竊取貲也則至今武斷豪俠籍籍求逞矣而可以致尤生釁如藩府之祿給日負軍伍之衣糧時缺宗人婚嫁之晉難家丁出入之縱肆求移封以實訛喧之口建庫樓以搖反側之心反一一視爲應然置之不問爲之不置於戲失權爲孰甚邪伯温此舉可謂破群惑而錚錚者矣其撫鎮史梁之功亦俱不可沒也

附總督翁萬達乞録毛伯温疏

臣近因防秋巡邊至大同弘賜五堡見其雄峙屹然環以垣塹居者晏如未嘗不慨嘆今者揆悟廢興仰嘆我

皇上拓土開疆制禦夷狄謨畧至弘遠矣何者五堡爲雲中腹背之地北逼沙漠南翼鎮城東亘陽和西連

左衛昔年虜衆常駐牧其中揮鞭縱橫咫尺爲患嘉靖三年都御史張文錦創議修堡爲謀稍疎工役甫興內變遽作後來當事之臣不揣其本重以爲戒嘉靖十七年有故兵部尚書毛伯溫者乃復極言建堡之便力排群疑毅然獨任

皇上遂可其議付之伯溫得成茲舉倚地召軍三面開耕一面禦敵自是大同始有重藩而邊人始有寧宇矣夫覩河洛者思禹功環五堡者歌

帝德其事同也而五堡之築向微伯溫之周旋其不爲文錦者幾希邊鄙之民最頑勁難感然猶爲伯溫

立祠于祁皇山祀而報之聞其死槌胸頓足泫泣隕涕謂其能獻謀

天子而再造斯人也又曰襄者安南不庭

廟議征之屬伯溫以師往當時忌者好爲流言傖人深于沒穽薏苡未聞萋菲先搆伯溫不遑自恤慷慨當之鞠瘁于嵐煙瘴水之間凡所措注經畧皆夫人之所甚難而臣愚之所目擊者卒之不勞再役不費一矢面縛降王禔福百粵粵人到今思之

陛下亦既嘉其丕績增秩祿蔭尋復使掌本兵統理邦政乃偶因誤主撫臣之議疎防致寇上干

宸怒奪其官而
賜之還盖伯温所自取也伯温家居無何病死聞者咸
以人惟求舊伯温
陛下之舊臣也被廢之後使能感悟懲創追遡平生猶
當爲
陛下追念不終棄置乃遽身先朝露不獲蒙
宥過之恩徒以編民布衣易簀而歛聚僂不諦殘魂無
光倘得聞之
陛下能不愴然卹其後事邪夫
國家制律有議功議能之條伯温自爲御史已知名于

陛下爲
陛下所才而北築五堡南定交州大有俾于
中興之業
皇稜天扢四隩既同
文德武功卓鑠輝煌五堡之建視周人之城彼朔方交
趾之降比虞舜之有苗来格伯温于此宣力顧不得
終爲
陛下録哉衣裳在笥愛及絲麻珠玉爲珍不弃筐櫝故
唐宗起魏徵之碑宋帝釋黨人之罪皆足以懌慰當
時傳美後世而况

聖人在上澤及枯骸者邪所宜
宥過復官畀以祭葬及
勑該部查議請謚則伯温之生也罪不得以幸免而其
死也功猶得以追録盖奪之而爲威爲義予之而爲
恩爲仁先後互施而勸戒之機寓矣

秋閏七月北虜入寇總兵官震禦却之

由石窪溝入時五堡初就兵戍新合且垣塹爲險可
據震督兵禦之虜退
此五堡之功也噫不有近效已乎

十九年秋七月北虜入寇遊擊手將軍戴昇敗績

虜號十萬分二路一入宣府右衛掠順聖東西城蔚
州廣靈縣一入弘賜東口掠懷仁渾源靈丘馬邑朔
州復由弘賜東口而出殺戮甚衆昇承調援廣靈至
紅山遇虜兵敗死者千餘人○紅山在靈丘北
此十九年之役也由是山西之禍成矣是時梁震死
稅雄代鎮失良將扞禦隳績可慨也夫然聞之父老
震建節時虜亦無此大舉所謂畜謀日深發之一旦
也或曰賊由弘賜入則五堡不足據與曰設堡之利
在于止驅突便傳報易清野也若夫十萬之衆壓垣
而陣主兵失謀偏俾喪勇而欲全責之戍卒委之地

陰斯惑也已抑聞之虜自弘賜東口入則猶從未垣所也斯可較論矣

附近時邊將論

夫近年邊將負才名有時望而建節吾鎮者三人焉李瑾梁震祝雄也三人之中瑾爲上震次之雄復次之夫世之稱瑾者曰性孝友勇而有智料敵夕中治軍人不敢干以私稱震者曰巧于襲營善用人下樂爲死稱雄者曰循循如書生與人信士卒同甘苦瑾以行法遇害可深惜也震數立功境外其時鮮失事而雄則敗衂偏師戕文生齒且弘賜之外扞不嚴而全鎮瘡痍西路之中堅失據而山西

蹂踐將所值之異邪胡名實之不副乃爾噫震雄同事者巡撫道也道之疏曰震剛愎驕橫雖稱難處而壯勇夕機閑習戎務臣與矢心少荅恩眷今之將帥未可倚恃臣誠傍觀無以自寧則又安可委之所值邪

八月北虜入寇

由平虜井坪入遂掠山西岢嵐諸處

冬十二月北虜入寇

復由平虜井坪入掠朔州馬邑山陰應州

復歲租

二十年春二月饑

夏六月北虜款塞

虜酋俺荅阿不孩者小王子別部也機詐雄于沙漠至是遣所虜漢人石天爵與虜使一人來言累年犯塞兵刃殘傷所得諸畜出塞輒死失且北部素通中國進貢不絕後因小失乖異今願入貢獻馬駝貢道得通則兩不猜忌中國可出二邊墾田北部自于磧北畜牧請飲血爲盟以示誠信于是撫臣道總兵官王昇以聞

詔購斬俺荅阿不孩且令不得私釋石天爵還時石天爵已去于是撫鎮咸獲罪後石天爵復至塞爲墩卒誘禽斬之

俺荅數年犯順

天討必加且其求貢中夕要辭書曰款塞誠信之乎曰奉天道者不以逆詐損仁善圖國者不以外寧徹備南匈奴之保塞親我也而隳防罷戍則不可許戛黠斯之屯天德觀釁也而請粟求賑則不可拂宋意李德裕之謀古今之定畫也是故款塞必書一以見外夷慕化之心一以示中國自強之道

詔備北虜

俺荅求貢撫鎮許爲疏請後俺荅親自塞下邀戍官相見席地傳歃又歸近時別虜所驅墩卒于是撫鎮復以爲言且曰求我愈深則望我愈厚倘無許貢之期應有詰兵之令

詔申嚴守備

書善自治也夫北虜者豺狼之憐也雖許貢不可弛警而況拒之乎凡紀書備于款塞之後咸與辭也然嘗謂中國之許虜貢其端有二善謀國者審之勢而已一曰中國道勝彼勢衰微因其效順許之可也漢宣之于呼韓邪是矣然許之矣而不可忽中國之防若保塞雜居之請不可浸浸售也一曰中國備弛彼勢桀驁因其慕利許之可也唐武之于戛黠斯是矣然許之矣而不可忘中國之險若築垣城障之後所當汲汲圖也北虜之在我朝其始也入貢于成祖之三駕其繼也款塞于成化弘治之間與今上之十一年二十年中國之道勝備弛彼勢之衰微桀驁善識勢者必能審之而我之所以自謀不忽中國之防不忘中國之險以爲圖畫者其得失輕重亦自可見也

附都御史楊守謙求貢紀

壬寅夏俺荅叩邊通款楊

職方愽過謙曰俺荅求貢今當如何謙曰宜許楊意亦同及兵部疏上當道駁之再上而議論異矣既而斬石天爵又購斬俺荅夫兵交使在其間况求貢乎殺一天爵何武借曰不許亦當善其辭說乃購斬之此何理也横挑强胡塗炭百萬至今無一人知其非者巡撫史道乃以交通外夷擬死刑雖

天王釋不誅當事者懼矣夫今之以貢爲疑者必曰宋以和議誤國不知此貢也非和也九夷八蠻皆許其貢何獨北虜而絶之昔

英宗皇帝北狩矣也先求貢故少保于肅愍公曰和則不可入貢在所不拒不拒云者聖王待夷狄之道也或曰貢使往返畿輔窺我險易不知此易防也館其人于大同進其方物于京師亦何不可今朶顏諸夷不往返乎或曰虜初無誠心假此啓釁不知虜利吾貨何有不誠連歲入寇豈待有釁或曰驗放之時懼有不虞不知虜衆入寇我倉卒以孤軍禦之驗放有定期定所我徵兵爲備反有虞邪或曰得貨之後彼將叛盟不知犬羊嗜利貪漢財物含哺于前朶頤于後肯自沮乎縱使賣我所失幾何或曰先時貢者小王子也虜有二三部我將誰許不知也先旣加斯蘭

差里孩皆貳于其主者非一部也且俺荅不曰與小王子討降書乎借使不然俺荅求貢吾許之矣小王子復求貢則曰爾胡後至姑俟貢期小王子無俺荅固不能爲冦冦亦不能知今之烈且彼將怨尤交作吾從而離間之可得志也不然許之貢亦不夕也或曰通貢警息我必怠于自治不知怠不怠在我嘗恨成化間不能及時設險使虜復貢我以其間暇盡築宣大及花馬池邊內多爲大堡募民盡耕其地使穀賤如弘治成化間則何爲而不可也昔嘉靖初土魯番求貢當時皆有危言及晉溪王公許之今十數年西鄙少事乃知當大事者非有眞見不可蓄疑者未始不敗謀也於戲使壬寅之役有晉溪公任固無今日之禍哉

兵部尚書樊繼祖來督軍務

秋七月北虜入冦

由尼衛猪兒窓入掠馬邑朔州遂入陽武峪抵太原復掠靈丘諸處而出

此二十年之役也督軍者懼獲罪于是始有尋功抵級之事矣於戲不可悲哉

八月霜

禾稼盡死

說者以爲效殺無辜陰勝干陽之應

二十一年夏四月兵部尚書翟鵬來督軍務

秋七月北虜入寇

由左衛吳家口入掠馬邑朔州歷太原汾州抵平陽

復掠平虜諸處而出

二十二年春三月鑿長塹

總督尚書翟鵬上言大同自有五堡北邊少事夫五堡能禦患者以有溝壘爲恃也然則五堡而東而西顧不可乎今議自鎮邊堡而東至陽和後口鎮河堡而西至老營堡鑿爲長塹其間山險不可鑿處不過三十餘里量爲斬崖修墻夫鑿塹之勞大省于築垣設險之利實同于拒虜是在不疑也

從之

此事議鑿塹也夫鬬虎兕于門墻而無闌柵之蔽人孰禦之長城之議古今論者不以秦廢矣然塹險與垣未可同論鵬之斯舉得微有欲速利小之失乎於戲禦虜中國至計也守險上策也後民大政也而不致其極有苟且慢易之心罪也故嘗曰禦虜莫要于守險設險莫病于欲速寧以一日成數寸不以數年

損尋丈斯則視國爲家者乎

附垣塹窖三險議

夫自爾年夕事虜騎馳突中國困于格鬬疲于奔命于是守境之議興設險之法講矣然所謂設險不過三者曰垣曰塹曰窖而已築土爲防曰垣鑿地橫亘曰塹間鑿間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窖夫設險以止虜驅其倣于秦皇乎秦皇起遼東至臨洮爲長城所謂垣也而曰塹山湮谷則亦塹窖之始也夫天作高山以爲華夷之限人于其有餘不足者少損益之斯亦裁成輔相之一端也而論者懲于秦失執不肯舉是非膠柱之談也邪

夫秦之亡也極其威刑無有膏澤務末而不恤本久役而無已時也乃若長城之畫則固城朔之遺謀趙武靈燕昭之所已試者也使秦人務農恤民懇闢塞下罷五嶺百粵之師無驪山阿房之役專力事此期以百年將今日賴之矣而何言之爲諸邪秦以後勢定于一統特可以有爲者三氏漢唐宋也漢乘秦弊以壹廢食謀臣策士但知奉幣嫁女爲和親計而于秦氏垂成之功不敢一出諸口何者人心懲創爲戒正深惟武帝奪陰山置朔方稍稍修亭障爲守而一廢于呼韓之保塞再廢于建武之徙民蕩然殘矣唐

太宗倡平胡之論以拒群臣之請宋太祖積內庫之縑以贖燕雲之地一則狃于勝而不屑爲一則限于地而不得爲于是唐末夕夷狄之禍而宋以此亡矣嗟夫掃腥穢之風復冠屨之正千數百年乃有今日則夫重戰而愼守設險而永利顧不在今日邪然是三者則垣最可恃窖次之塹斯下矣何者因高遠眺敵無所逃乘險下拒已易爲力此垣之功也若夫塹則沿守者無所依蔽眺望者不獲遠施嘗計一虜挾一束芻則萬虜頃刻之際可平數丈也曰窖不懼于芻歟曰窖有隆伏平之反難

置分守南路叅將

駐應州屬以渾源州懷仁山陰廣靈靈丘縣六城

城靖虜諸堡

長塹既成總兵官周尚文議于塹內城滅虜靖虜破虜威虜寧虜五堡招募邊人爲軍墾地資養堡置把總指揮統之後復城滅胡破胡殘胡敗胡諸堡布列塹內

秋七月鎮兵乘塞

見宣紀

九月乘塞兵還鎮

犒乘塞兵

見宣紀

二十三年夏六月雨雹

詹榮爲巡撫都御史

癸巳之變榮平定安集之功居多及是出撫鎮人大說

鎮兵乘塞

秋七月北虜入寇總兵官周尚文禦却之

斬五十餘級內一人金帶錦裘其酋首也

八月靈丘大水

九月乘塞兵還鎮

冬十月北虜入寇

由宣府膳房堡入遂掠順聖東西城蔚州廣靈靈丘廣昌縣破三家村殺戮幾盡歌叩紫荊馬疲而退宣府總兵官郤永尾虜後不敢戰戰鋒官李彬遇伏死之詳見宣紀特總兵官周尚文以兵邀虜西路至鳳凰山遇虜尚文勒軍申令斬失伍者數人合戰頗有斬獲虜復道蔚州由陽和尾窪口鐵裳門而出

此二十三年之役也虜輕入失道遍歷山險倉卒求歸不自分全郤永擁兵而不前尚文一戰而自滿虜

獲全師出塞真失機事也且時桑乾水滑虜馬數日不餘擊其半渡茂不勝者或問鳳凰山之戰不書曰罪尚文也虜之入也由宣府而其出也由大同宣之不能過永不足責矣大同之不能邀擊固薄乎爾哉

十一月兵部侍郎張漢來督軍務

二十四年春正月地震

二月兵部侍郎翁萬達來督軍務

見宣紀

三月俘民堡

見宣紀

夏五月賑靈丘廣昌

去歲虜入殘二縣給事中何雲鴈以爲言詔賑之及收葬死者

六月詰邊

見宣紀

秋七月宗人充灼謀反伏誅

充灼者和川王府奉國將軍也素淫縱不事產樂與諸里市惡少酣飲呼盧以夜繼晝祿入恒不給生計轉難然敢大言諸惡少復諛和之且曰豈有雄俠如三將軍而貧者邪灼行三稱三將軍或謂之和三時

奉國將軍俊桐俊槼俊宷俊㮈中尉俊桭克㷀克㷀
亦酗酒無行灼皆與之善爲惡號相眩嚇有大雷公
二雷公大六十小六十八肥頭道大稀毛諸稱祿給
入則群飲于市使酒刃人不給則時時刼掠民間于
是大雷公諸名聞者蹙額矣每爲人所陳訴當道以
其　宗人也啓　代王戒治之不悛以此亦望　代
王二十三年知府劉永以憂歸灼輩禦之于門刼其
裝撫鎮以聞
詔奪祿由是益横肆已而灼怏曰丈夫舉大事則富貴
由已而以掠数錢爲罪邪俊桐輩皆應曰善時有羅

廷璽者與汾州民王廷榮相友善素以左道惑人而
癸巳之變諸叛兵所遣入虜曰衛奉者尚漏未誅或
告灼曰羅廷璽有神術移天拆地衛奉知虜中要領
有急可使于是灼使人召羅廷璽衛奉皆至與俊桐
輩歃血盟羅廷璽見灼僞大驚伏謁稱臣喧于衆曰
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貴不可言乃復糾二狂生造
飛語危言刻天師將軍通侯印相署置議遣奉使虜
曰兵分三道一入陽和天城一入左右衛令酋長至
鎮城下而已開門應之徐以兵下平陽自立爲帝既
又曰必燔諸芻塲使兵馬不易集我舉事可萬全遂

遣衛奉齎金幣使虜諸里市惡少以火箭燔芻塲于是渾源山陰右衛平虜諸芻塲同日火先是總督侍郎萬達以大同素反側時時駐節安集之一日暮抵應州有書生叩馬曰願有謁及間曰大同　宗人可慮也問其詳不對督府揚言曰生狂妄語邪既而至鎮城私與都御史榮定計榮曰此地易搖今反側子甫貼席一有所問則呶喧矣惟靜定以計禽之督府曰吾意也夫鎮兵邇來無不感

國恩者吾輩又日教閱撫循之可用也即　宗人有草澤諜易與耳但當慮其北走于是召總兵官尚文喻之曰君知虜諜能入吾境乎曰知然則豈無我不逞者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且君不以私人密布之境上而但求捕于案牘叱咤之間悞矣乃縣賞曰得虜諜或私出塞者

國典外給百金不三日而詰邊之令偏矣時衛奉輩自虜中返語灼曰已見虜酋察罕兒令製旗往北兵至城下揭旗爲信灼大喜製旗又令往生爲表許以大同爲賂且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陽大同以畀北朝不設兵戍也付奉使與其黨劉大濟王儒復往奉曰當道何故詰邊灼曰六芻塲同日火彼安得不詰邊求

奸細邪決計遣行而令羅廷璽至汾州約王廷榮爲內應使潛爲火器諸不軌物以俟奉等至塞遇墩軍詰則曰總兵官遣哨料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鎮河墩詰對如前遂出塞抵榆樹灣遇雨出諸物暴之而尚文所遣邏徼周現輩至鎮河墩詰墩卒近出塞者曰昨有數人當未還現等私謂曰無遣人而曰遣豈虜諜邪群走追之至榆樹灣奉等尚未行即反接之得其旗表諸物于是總督萬達具論灼等反刑已具無可矜疑且言近時虜患殊異往昔所以不能大得志者以無內應耳克灼欲爲內應悖慢不臣使其謀獲售禍且滔天將不啻若寘鐇之于寧夏宸壕之在江西也

詔械繫京師初

上意不忍置法踰年廷議再具遂伏誅狂生張文博李欽皆鎮城人

於戲此大同三變也籍重地以畜不軌非覬比于陳豨援外寇以肆中陵致毒同于韓信而許賂重藩稱臣醜類則又敬瑭之遺兇也狐踪未布雷斷即施是固

天佑

聖朝若或咨之而督府之忌患預防撫鎮之矢心戮力
功真不細也哉夫以明宗御世而敬瑭有賂地之謀
敬瑭在河東而張彥朝有蔚州之叛盖自信豨以來
畜異謀而不獲逞邊塞之人垂虎口而得更生伐謀
之功止見今日也

須乘塞節度

見宣紀

鎮兵乘塞

八月犒乘塞兵

見宣紀

城鎮羌四堡

弘賜諸堡既立鎮城賴以藩障至是巡撫都御史榮
總兵官尚文復議于弘賜諸堡之北添設軍堡以相
犄角城廢水口堡改名鎮羌廢宣寧縣改名拒墻廢
亂草營堡改名拒門又于滅胡堡北增築拒馬堡各
募軍屯守鎮羌拒馬設守備拒墻拒門設把總指揮
統之

此所謂塞外四堡也險以漸增地因時闢善矣然守
塞之道長城以爲守而必資敵臺之助敵臺以爲助
而必賴內堡之援故臺必麗城堡必近塞防秋則步

卒登城騎兵飼餵于內堡掣警則戍軍還鎮墩卒瞭望于墩臺今四堡置于外屯戍也自孤縣長城限于內矢石不相援捄故近時虜不能穴城則每每垂涎于四堡也然則如何曰我力不足則移四堡以近垣我力有餘則城外邊如內制斯當有從宜之畫乎

北虜寇鶉鴿峪守將張鳳王邦直死之

初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之寇率由朔州南逼鴈門當事者遂以朔州爲要衝總督開府其地侍郎萬達至乃曰朔州雖虜故道今大同重屯兵三關新築垣虜知之矣且太原諸邑已殘破虜必舍置是夫三十三年之寇虜不利紫荊不及掠洪蔚故今有犯必陽和志洪蔚也且總督以宣大爲名朔州倚于一偏駐朔州是不恤宣也陽和居宣大中其鐵裳門水峪口鶉鴿峪非得勇將守之不可乃移府陽和以翼蔽宣大又增設鐵裳門諸隘戍兵至是報虜騎近塞督府曰是必先陽和也宜急之張鳳者故大同西路參將劉伏玘禽叛賊王三鳳時駐其堡後與伏玘爭功獲罪發督府立功自贖邦直磁人生而奇異駢脇多力號千鈞慨然有請纓之志以臺諫薦兵部檄送督府時復有罷任總兵官張達總兵官王昇予國順生

員成諧張霆儒士尹秉衡降者火力赤勇士王萬臣
輩咸以自效至督府皆厚遇之知鳳達有立功志數
言激之又知邦直忠孝人也待以殊禮引與共坐論
邊事至夜分乃罷于是諸人咸大說邦直時時語人
曰自邦直之至軍門也謁使相三人矣無如翁公推
赤心者邦直不難一死以報知己茲其所哉及是報
有警督府分諸人爲二部達將左部尹秉衡張霆佐
之火力赤及千户鳥馬勛輩爲之鋒鳳將右部邦直
諧佐之國順國臣千百户李瓚劉欽李尚倫輩爲之
鋒檄曰達秉衡援鐵裹門鳳邦直援鶉鴿峪且曰二

者可守虜不足憂矣二部以其夜至隘既而虜果寇
鐵裹門達秉衡挽强弓射却之虜益攻盡日達秉衡
力戰不爲撓夕發毒火砲秉衡善袖箭袖箭長尺許
發以竹筒剽疾而深入中人騎皆沒羽虜即得箭箭
短不及絃無能反也相駭顧以爲神乃益合衆攻鶉
鴿峪鳳邦直亦射却之虜復至衆欲稍前鳳不聽成
諧呼曰爾自守死地雖足拒敵而難以獲功有如虜
至遶山下絶汲道不坐困乎虜鋒已剉直前搏之可
走也遂躍馬而進邦直等繼進鳳語邦直曰前有不虞
柰何邦直曰虜如可畏雖不前能舍我乎且成生行

矣當知之何失成生無以面軍門也既而虜大合鳳邦直分衆結方陣拒之射皆命中虜初突圍順裘七矢斃其七騎後又斃其一酋虜痛哭譙解去已而憤曰南軍不數百我以數萬返何以復軍乃益合圍而鳳爲所殺矣于是有勸邦直潰圍出者邦直撫膺曰吾誓以腔血報軍門有奔北乎且鳳死矣吾不忍獨生會夜復衝突十餘陣比曙皆困憊不能戰而死者且半邦直逃營視嘆曰得至午援兵當至虜雖傾國來吾足禦之矣會虜以馬相繫驅之前而步繼之邦直奮擊已數十百人而馬至者死者擁退于前不能遠奮乃棄其大刀提鐵簡四面擊漸擊漸困憊一虜自馬腹下匍匐至手其脇邦直知不免大呼曰天也拔佩刀自刎虜群斫斫之于是死者百餘人虜憤所殺傷多皆剖腹實之以石是役也鳳邦直雖死而虜殺傷幾五六百人歸正者言虜共舉大刀羨嘆之每食必祭曰大刀那顏云

此鶉鴿峪之役也

國朝自末樂北伐之後勇奮中堅威震北虜推是舉云考之古以少敵衆蹈血虜庭者曰李陵甘心死敵無忝知己者曰任福夫無面歸韓揮簡突陣禍誠死綏

矣然違魏公之畫陷哨鴿之詐掃境相托一敗塗地
辱國喪師福更何言哉陵則深入無援不顧兵忌卒
之降敵爲隴西羞則罪又何能逭也乃若鳳邦直血
戰連朝殺傷過當既寒虜心旋止其掠受命死地計
耻出于瓦全厲氣凌敵勇不虧于離首斯則陵福望
之慚沮者邪於戲烈也已烈也已

附總督翁萬達論鳳邦直功狀疏

虜自今秋垂涎內
地糾衆入寇至數萬人而乃未及剽掠倉皇宵遁雖
援兵速集將吏伐謀之故其鐵裹門之力拒鵓鴿峪
之死守實先有以挫其氣而褫其魄彼誠知其不利
也乃亟引而去故鐵裹門鵓鴿峪之功並宜首論所
據張達尹秉衡火力赤張霆等帶甲不能滿千臨敵
直當數萬協謀奮勇奪險先登射擊强胡死傷頗衆
是皆有保障之功而張達之
恩荷再生義甘百死鏖戰終日而膽氣益雄指縱生威
而腥羶相駭功尤可嘉張鳳王邦直成諧王國順王
萬臣李瓚劉欽李尚倫紀承武及千百户朱鸞許世
傑家丁義勇王成趙臣何虎盖繼富等兵分信地而
退有死刑力抗初鋒而前無生寇雖以孤軍猝遇不
解重圍自能轉戰無窮丞摧醜虜身同玉碎賊亦膽

寒是皆有死事之功者而張鳳之間關赴闕慷慨臨
戎李贇之調度從容義氣激發王萬臣紀承武督力
稱百人之敵而射死甚多成諧劉欽李尚倫技猷擅
一時之名而捐軀不悔王國順義重報親忠存破虜
臣嘗使治戎具屬之衣攻器以巧成機由心得乃未
及一試而遽死於狂虜之手得禍甚慘畢志未能至
若王邦直者恂恂一書生耳力挽千鈞學攻三畧行
不徇物言每中規塊然雄心無可比量蓋真有求試
請纓頸擊單于羈致北闕之志薦名臺諫而迹譽自
高操策轅門而吐奇益懼臣以國士遇之解衣授事

分坐談邊邦直亦願以肝膽相歸而益以義氣自負
求仁不遠聞警即行隘口協防狂胡對壘使先時肯
避賊而退歛乘夜若揮刃而潰圍罪固當原計猶可
活而邦直之言曰死于封疆者分也張鳳既先陣亡
而吾獨生存耻也況于軍門寔靦顏面卒之觸鋒突
刃畢力死綏是于
國爲忠于軍門爲義於其友爲信於地方爲大有勲勞
也臣又聞邦直夙有至性純用德心即臣軍中畀以
一鷄一黍必南向垂涕不忍遽食言念毋氏恨恨爲
勤故論者咸以邦直忠孝人也如其濵死猶揮大刃

運鐵簡擊百數十賊固餘事耳雖方古之烈士亦不多數斯行道之人徒結悼心而有識之士所爲稱嘆也乞

勑兵部查議生者量行勸賞死者厚加録䘏臣又竊思本部近日議稱各該將領務使虜不長驅乃爲上策重保障也而况保障之功劣于俘馘而亦有賢于俘馘者死事之功異于保障而亦有兼乎保障者蓋賊之初至其鋒甚鋭我散而守彼聚而攻衆寡之勢又甚相縣將官務爲自全往往退避待其深入散掠快意惰歸然後乘而擊之則易于剿斬是固兵家之所不廢者然已無救于地方之殘傷生民之屠戮矣保障之功此其所以爲重父母之身人所共愛乃膏潤遂原骨委丘谷是人生之至慘而天下之極哀也烈士卒甘心焉此其志固未嘗一日忘

國恩而摧折兇威狼狽北走生靈覆庇職是之由死事之功此其所以爲尤重也合無將王邦直張鳳録䘏之外仍乞

賜謚表庸官爲立祠而以李瓚成諧劉欽李尚倫紀承武王萬臣王國順諸人附焉俾懷報

主之心者甘畢命之節奮敢鬬之勇者垂不朽之名幽

冀之間有義風矣

虜遂寇陽和總督侍郎萬達禦却之

虜得入鶻鴿峪遂南下列營陽和川總督萬達聞虜入曰噫邦直死矣乃自督諸軍出陣而遣勁騎伏白登村白登村者虜掠洪蔚必由之路也檄總兵官周尚文曰急提兵自二邊遮其歸吾拒其前爾邀其後虜可縛也是日虜以精銳向我軍置陣銳首督府令開壁門中軍振鼓作樂不之顧而潛伏死士于兩腋令曰虜叩壁炮發兩翼橫衝斷之左翼拒外右翼拒內而又偃諸炮及毒火銃數重于壁門虜不敢犯移陣還營兩翼追之戮造其壘周尚文得檄馳至陽和山後計曰此去陽和六十里夜不可進須曉發恐不及虜連戰疲矣可先聲懼之令喊于軍者三時靜夜風猛聲聞山前于是虜大懼雖我軍亦以爲尚文兵即至也四鼓虜拔營遁我兵追出塞不及而還于是陽和一禾一畜無所失遺蓋虜戰鐵裹門鶻鴿峪已有懼心而中軍之堅壁應兵之時至幾成大捷故論者猶以尚文先聲爲漏機然死寇不過亦兵法也

於戲虜情于是乎三變矣夫自十九年輕我也于是有太原之謀蓋以邊徼重兵生養不富縱有所獲未

足致飽以故直逼朔應南入楊武肆毒于忻代岢石之間然掠太原必深入深入必資禾而皮褐不便暑濕馳突苦于泥淖一遇邀擊則全軍危矣故復有畿甸之想夫自萌畿甸之想也于是有紫荊之叩蓋以太原路遠阻隔太行縱使獲至亦必難返以故直入廣昌南犯諸隘極鋒于浮屠挿箭嶺之間然抵廣昌必由蔚州由蔚州必道南山非二日不能越廣靈非五日不能出靈丘未獲叩關而馬力疲矣故復有陽和之役夫方其有太原之謀也而我日備宣府及其有畿甸之想也而我日備朔應則凡數年之經營勞悴者咸與虜左矣而望遏逸足于初入邀滿載于歸途何可得也獨此陽和之役策之于數月之前應之于瞬息之際虜耶斂鋒止驅倏然宵遁矣於戲謂伐謀非上策可乎謂方畧權變不足禦虜可乎謂虜今事勢與古不同而一委之衆寡不可以智勝可乎或又疑督府親以節鉞駐戰場與虜角爲非大帥之體則又未審于事勢之緩急與大臣體國不避艱險之義而槩以罰十五以上皆親覽議孔明也

冬十月乘塞兵還鎮

十二月

勞巡撫都御史榮

陽和之役榮飭備發援鎮人賴之總督萬達上言

詔賜勑奬勵

二十五年春三月築長城

初總督鵬議鑿長塹後撫鎮漸築城垣及增築靖虜

五堡威胡九堡鎮羌四堡大同西北號爲重障至是

總督侍郎萬達集都御史榮總兵官尚文議曰塹可

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長城長城必有臺利于旁

擊臺必置屋以處戍卒近城必築堡以休伏兵城下

數留暗門以便出哨且曰自陽和至宣府李信屯舊

無城者也自丫角山至陽和舊有塹或城而不固者

也于是議通築補故創新凡三百餘里敵臺暗門稱

是增築保安堡設兵戍守又多築土堡于內以屯伏

兵後又計李信屯道里及宣大援兵節度行之詳見

宣紀

嘗計近來邊患大同爲劇弘賜五堡未立之前十之

八九丫角以東築垣之後十之五六陽和天城悉垣

之後十之一二且大同地形平直山險少于宣府又

無孤縣突出受敵之所若獨石然者夫地平直則道

里易通策應便宜少山險則城以土築不虞剝削無

孤縣受敵之所則旋折逶邐不相遼邈此大同之邊所以可守而併守之議爲有真見也但城必有臺而詰察之令當嚴堡必近塞而占著之畫宜講詰察稍失嚴則秋深休戍之後窺伺可虞占著無定畫則連年徵戍之勞無時獲已於戲可遂以爲已安而不之虞邪

夏五月大掄將領

見宣紀

置朔州兵備道

鎮舊鮮藩臬官守巡理民事不專兵政又督府駐節陽和朔爲要衝有警無憲臣往來督勵將士者于是督府疏請置朔州兵備道除山西按察司副使一員專理兵備副使陳耀首任外稽軍實入贊機宜一時翕然稱得人督府大喜付望曰有共濟者得寡過也

六月北虜款塞

石天爵既誅虜不復言貢事至是俺荅阿不孩復遣使款塞言俺荅及諸酋長小王子把都兒官兒台吉俱願入貢兵備副使耀親出塞譯審之信督府以聞詔拒之

秋七月鎮兵乘塞

九月乘塞兵還鎮

見宣紀

冬十月初議併守

國初以宣大爲重邊建將屯兵號曰兩鎮自十九年之
寇大同失防太原告急始添置太原寧鴈汾潞兵將
繕紫荆倒馬平刑寧鴈邊隘至秋徵兵防戍知宣大
號内邊由是山西無寧日而北直隸山東河南之間
搖動不已總督侍郎萬達恒曰宣大宜以戰爲守服
裏宜以守代戰又曰山西不藉蔽于大同大同不需
力于山西計兩失之又曰擺守無險步兵日危列營

歷時客兵日費二弊不去終負
國家也及是山西巡撫都御史楊守謙議曰山西外邊
自丫角山至大同僅七百里其内邊自丫角山至平
刑關則八百里今以六萬兵既守外邊復守内邊兩
不獲固請與大同共守外邊夫山西兵六萬有奇大
同七萬有奇合諸路客兵計十五萬有奇今丫角以
西陽和以東城垣足據需兵不三萬人中間僅四百
餘里而以十二萬衆守之無不固者守邊之時量與
垣後不三閱月其工可完則客兵可以漸掣供億可
以大省矣督府得之大喜曰與吾共事者楊君也于

是具奏曰山西起保德州逶邐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大同起丫角山逶邐而北東抵陽和鎮口臺宣府起西陽河逶邐而東北抵永寧四海冶爲塞千九百里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舊所有外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又轉南向東爲保定府界歷龍泉倒馬紫荆至沿河口又東北歷順天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爲地二千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新所增內邊也外邊西連延綏東距薊州勢相掎角犄敵京師內邊惟紫荆寧鴈通虜次居庸倒馬餘稱腹裏矣外之不禦內安可支故

論者有脣齒之喻又有門戶堂奧之喻賊窺堂奧必始門戶脣不危則齒不寒理所易曉也邇年以來犯寧鴈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事有可徵也山西舊規守偏老一帶歲撥班軍備禦大同內邊則但存防守隘口之兵以爲大同聲援原無擺守例也比因大同失防山西罹害于是山西掣回班軍擺守內邊已失建置本意繼置太原諸處參遊兵將公私轉輸內地騷動財匱于兵無衆力分于備多此之謂也宜罷徵兵于內省分鎮兵于外藩外備既嚴則內境無患其內關額設兵馬照額存照以復舊制

詔從之于是外邊戍守布置愈密所省供費歲計六十萬餘

於戲此併守之議也名爲併守實則以復舊云何者國家經費先軍旅形勢重西北畿甸省鎮剖割雖不同而其緩急之相資輕重之相補要于共濟而已無人已彼此之較也是故九邊邇胡則重屯兵山西河南邇邊則有班軍南直隸山東及江南諸省去邊遠則有軍需兌軍糧其旨一也大同不能禦虜延禍山西大同罪也而遂掣班軍事內守非也夫水潰于初流防之可也輸下流之土爲防亦可也廢初流之防爲

濫觴之塞恐非智者事矣夫

國初置關守盛鎮將也豈不以三關隘地孰戟可以當之兩鎮邇胡當結髮共匈奴戰邪增兵將于三關而視兩鎮爲不足恃是豈

國初畫戎督府曰山西籍備于大同大同需力于山西其緩急相資輕重相補給兌軍備班上之意也故曰名爲併守實則以復舊云或曰重邊防是也今分大同之西山西守之留班軍舊也今山西乘塞之兵溢于班數何也曰所謂相資相補也夫

國初邊警鮮而今則剽矣

國初山西兵力少而今則衆矣鮮者劇勢必增戍少者
衆能無增役乎噫多事以來內省之供辦日增而相
安隣省之戍兵少溢而輒闕然其亦未思矣乎

附總督翁萬達論併守後疏

臣聞陋不明於當世之
故獨頗能爲苦思劇問當自叅年則聽閑中外談邊
者間有犂然會于其心以爲必可見於其事及躬自
任之輒大繆不然語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謂必身
親其事而後知也乃亦有騃婢狂奴不諳耕織亂之
於其前後之人欲更其理而復有襲其亂以眩聽者
雖主者不疑而聽者滋惑矣夫詳內而略外者治國
撫民之道也詳外而略內者禦邊防秋之道也察形
勢擇要害以慎防也大同古雲中地阨匈奴扞中夏
爲寧鴈諸關所倚重蓋甚要焉
祖宗以來山西有兩班官軍分番協大同而守歲以爲
常爲慮至深矣嘉靖十九二十二十一年大虜屢潰
大同軼山西蹂躪流毒山西守臣不能推原其故遽
議掣回班軍專守寧鴈又多增叅遊兵馬添設民壯
亦如宣大紛紛擺邊關務之繁公私之費倍往昔矣
意豈以大同爲可餌虜也故一變而幾棄大同坐困
全晉不思大同不守全晉單危當日諫官亦嘗殫論

臣始受閫欲言未言重成事耳會巡撫楊守謙者倡言併守臣心壯之乃於缺乏錢糧疏中載其語而未及致其詳既奉

明旨撫鎮集議守謙語臣欲盡掣寧鴈防秋之兵而併力大同臣曰近年增設者當量掣第未宜太驟先年額設者當盡留第不必擺邊量移於彼而不失乎此內外均而詳畧異也守謙弗聽持論甚堅而一二藩臬輒言既守大同又顧寧鴈設有不測將兩其辜臣曰臣子志在

國家既無分彼此又安論利害哉守謙竟弗聽別去臣仍作書十數往返極言關隘額兵與增設者不同不當槩掣以空寧鴈使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也守謙至是始能諒臣慨然許可臣幸一得之愚得附于僉議之後其言掣者掣所增也遇秋暫分兵於大同主客之名自當有辨其言併守者因守謙之舊文也而師徒之數視昔班軍多寡雖不必盡同要不失爲便宜不失爲復舊也

聖諭有云聚兵守要乃防邊至計臣仰而思之聚兵守要之一言者真可以俟之百世而不易者也事已舉行俱頗就緒賴無他虞而臣猶皇皇然若有未能解

於其心者誠見巡撫孫繼魯不詳臣等原議而徒襲
先年守臣之謬見也疏有煩言雖蒙
重斥然中外傳聞疑信相半盖以其有寧鴈不可棄之
語而不知臣初與守謙虛心商確往返折衷正慮及
此使當其時一惟守謙之請而盡掣寧鴈額戍之兵
則誠有遺論幸而臣愚未嘗不拳拳於寧鴈也寧鴈
之守止可例於紫荊居庸諸內地而特重大同者慮
棄大同耳守大同守山西也宋人失山後雲中郡不
得不退守諸關然終宋之世陵夷衰弱其道何繇今
有雲中顧謂其不當重者誤矣臣不量力經營聚守
之役而重以邊工其始也衆咸危臣且言俟畢防秋
倘無禍害議方可行臣惟天下之事有的然而是的
然而非者有偶然而成偶然而敗者使其議果未當
即幸而無他猶當改之其議果當即不幸而有他猶
當守之故謀國者不以成敗定是非況任事者敢以
異同爲前郄邪臣本南人體弱病侵終難任重自分
當乞死首丘矣將來或者倘搖於疑信之口利害之
說輕動成議則臣有隱憂焉夫聚守之議隨時潤澤
存乎其人無弗可者但不宜有所變更也

二十六年春三月築長城

既議併守于是丫角山以東至陽和靖虜堡舊長城不足據者悉增修如式

夏四月北虜款塞

虜酋俺荅阿不孩復遣使款塞求貢且言中國長城已成屯戍增廣縱能入寇得不償失彼國卜之大神羊年不宜犯順俺荅自誓敬信天道乞給畊具欲于塞外墾畊且言北部四酋爲旌小王子吉囊把都兒俺荅也今小王子庭直遼東吉囊直陝西把都兒直宣府俺荅直大同許之貢則諸邊俱靖求不相犯也時塞役未完俺荅因戒令不相犯且曰但許通貢築垣無傷也

此俺荅三款也誠可信乎曰誠可信也而不可保其久也是故入貢宜許而垣役不可緩也盖嘗論俺荅之三款矣其始也可拒其繼也可疑其終也可信夫自虞嶺失利之後我軍剉衂虜勢驕肆奔軼入境往往厚獲曾未一戰以懾其心一旦求通即甘應之彼信謂中國無人以戰爲諱矣故曰可拒既誅天爵復購俺荅彼固有憤于我而有鴈門太原之逼虜勢方張情僞莫測籍口清源或曰黃裏此時求通即漫然許之則不惟不測其包藏之禍心亦且以兵行成矣

故曰可疑乃若陽和之三戰不前兩鎮之邊工幾施
彼復以好求成自誓不擾則如求貢議之所陳入貢
紀之所對許之宜也故曰可信今一槩拒之不憐吾
備固一策矣其如倉廩不獲至于大克戎士不獲至
于大練而遠調近徵乘塞不已一旦豕突首尾疲勞
也何是在謀
國者審輕重之勢爲先後之着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北虜寇天城

初督府移近塞墩于長城增卒爲守令曰乘塞兵至
則謹飾烽堠乘塞兵罷則帶管塞垣每墩不半里許
冬暮春初鮮大舉即小警舉烽共拒之不數刻所司
兵至矣故冬暮率無事及是逼正旦所司督察稍怠
墩卒有潛赴城貨易者虜伺便燒暗門入驅羊馬數
百去官軍馬亦有在野被驅者于是天城諸守備俱
重愆邊令益嚴矣
嗟夫余嘗登陽和天城塞見其屹然山防也以爲華
夷百世之限矣一旦稍弛虜且逞志則夫邏徼傳箭
之法墩卒偃旗之令間諜寇越之警凡近日督府所
事事者當與此塞共傳也於戲設險而不守與無險
同一言盡之矣

詰邊

天城既竊警督府令益嚴復增鑿品窖錯布塞下時募善竊及罪人數十輩旁出塞外令匿形如虜諜夜窺便叩垣以登墩卒失覺則賞竊者免罪人而刑墩卒覺則釋墩卒而不賞竊者免罪人故塞垣內外恒如對壘虜益莫能窺矣

秋八月北虜寇拒墻總兵官周尚文擊破之

初尚文城拒墻五堡在長城外督府難之然業已成立督府乃檄尚文曰入秋便可伏精騎護禾稼且虞有戰也夫虜不獲逞志于塞內能無致毒于塞外堡乎至是尚文遣家丁千餘騎伏彌陀山刈禾者出虜果縱數千騎踰山而東家丁戰焉矢盡登山自守一夕五告急督府曰不捄是後不可使人且虜今次不懲後無五堡矣促尚文出師令兵備副使魏尚綸僉事尹綸參其軍尚綸綸至與尚文謀曰此出塞無山溪懼其蹂踐我也且家丁保彌陀者三日不食矣何能自拔乃括民車百餘輛列火器其上實以熟食蔓精之類遂出塞虜見易之尚文環車爲營且戰且行度虜陣厚集也火器大發虜死者衆遂解彌陀之圍家丁得車食飽而復戰虜大奔斬首甚衆初督府不

欵置堡塞外而尚文已城議者往往咎之及是君子以爲善補過云

九月大有年

二十八年夏四月北虜欵塞

五月城外塞

彌茫之役虜雖奔北而堡人懼督府曰吾終不以血戰易是尺寸也乃與都御史李仁計下令城外塞塞如偃月形東西皆附于舊塞惜門敵臺如制

尹畊曰余猶記童兒時有事鎮城也抵北門不敢出闚觀馬其時北郊二十里許曰孤店者虜日至之巡撫道之視地形也飯于北極神祠虜忽突至望麾盖集矢如蝟諸軍力戰以免故文錦之五堡識者恨其不寇自總督伯温之主弘賜議也由是鎮城以北商賈行矣尚文城滅虜九堡以聯其兩翼而復爲拒墻五堡以厚屏其肩背則五堡不爲極塞而鎮城腹裏矣然議者猶爲拒墻五堡危之茲城其終條理乎由是而推則謂宣府之興和不可理而復黑山之垣不可引而直東勝豐榆之境不可漸而圖非夫也

論曰西北爲天下地首豈不誠重哉夫自區宇始判人文肇開建辟親民省方輯瑞茲地東連涿冀南接定冀

固已宣朗化機疏布治要彬彬文質爲諸方先矣然風
氣剛勁地形斗僻北隣漠磧不可窮殫五穀草木之所
罕生葷粥雜種之所出淺乘雲之跡一遠終王之制漸
夷皮革禦冬射獵從獸其風聲氣習與中土異焉於戲
山處多顛水處多溺斯亦理勢之自然有不足深較者
也然嘗登恒嶽眺并冀恒衛之所從滋滱之所帶峙以
大茂勾注之險界以太行封龍之防所謂美哉山河天
設之險也是雖道隆後服道洽先叛爲天下治亂之機
而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則所謂形勢輕重古今不易之
道也今考其故黃帝堯舜之時都邑在近化理由興文

德武功遐哉尚矣而三代之隆禹湯文武之盛以及啟
宗周宣中興之世或啓之荒服或倚之藩屏王有時巡
國供職貢斯皆天下一家守在四夷者也而穆王之末
入駿無功四狼徒反觀兵棄德戎狄生心由是三胡偪
强互相吞併代子習俗漸訖陋夷則茲土之一變也桓
公騁謀武靈奮策安陽尉文盤擾趙宗九原雲中悉置
郡國是則伯業一匡復古之跡者也而秦漢之際中原
格鬬戎狄鮮事生養休息則種類日繁輕軼憑陵則疆
宇漸蹙由是白登鍾詐萬乘見圍馬邑逞私守臣外叛
則又茲土之一變也以至西京盛北伐而盧芳有背華

之圖東漢建南庭而新興成雜居之釁是雖改革之無
聞而實紛擾之有漸矣迨夫晉氏不綱諸劉奮臂極鋒
刃于胡羯之併吞壞衣冠于跖跋之割據夫往之失馭
禍止冀并遷洛以來屢飲江水門戶之不慎而堂奧之
罹憂則又一大變也後唐失馭石氏臣戎割天險以奉
遼金極輿圖而歸蒙古夫魏之播惡猶主金陵南渡以
來遂全左衽源流之無防而滔天之莫捄則又一大變
也然論其大致廟廊失政則夷狄生窺伺之心戎馬在
郊則疆埸失備禦之策或宵人倡始通穢跡以外連或
邊將倔强擁醜類而內潰故夫冒頭盧芳之肆值中國

之多事也韓信陳豨之叛以擁兵之太勝也諸劉慕容
之擾赫連跖跋之據以晉室之銷兵而霍去病魏武劉
琨之失謹于初也契丹完顏之逼蒙古一統之極以石
晉之賂地而周世宗宋太祖太宗之不競于戰也以至
晚唐失納于沙沱則雲朔不保南宋不競于西夏則豐
勝長淪魏以鎮將非人啓拔陵爾朱之亂元以國是靡
定成擴廓孛羅之爭往跡具存昭于指掌我
國家盛豫極豐無如今日武熙文恬無如今日內安外
寧亦無如今日是固所謂不拔之基矣而俺荅青台兆
猾夏之微郭鑑王福勝始反戈之勢克灼衛奉萌境外

之漸於戲當鈞軸以運天下其何得晏然已也是故一
披紀而古今治亂之跡明矣天下緩急之勢決矣隱微
倚伏之機審矣

兩鎮三關通志卷十